論語詳解

郝敬

子罕第九〇前篇論往聖此與下篇多記夫子之事。此篇多記聖人心思下篇多記聖人形迹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聖人脩道之教異于世俗與二氏者也卽顯微無閒上下一原之旨世俗攘攘無過利其高譚素隱無過命與仁聖教惟中庸溺于利則已卑窮于性命則已高騖于高遠者其害不減于近而利者也罕少也言卽教也罕言利謂不講生殖營牟之計不較得失

有無多寡之數學道言利有襲取正助之病爲治言利留害並至命與仁雖非利然命是於穆之神有言即隔輕言則使學者鶩空守寂執理而遺事仁爲道德全體萬物皆備而實無一物輕言則使學者內外失据譸張而無歸宿言非不言其文字耳利不亟稱其事命與仁不輕泄其旨言道德自少言利猶義之和即利也言人事自少言命然人事即天命也言爲仁自少言仁然爲仁即仁也人一日無衣食則死無財用則困利豈能絕人生皆命人心皆仁二十篇中所言孰非命孰非仁大抵上智默識無往非道下焉

言述每因言執不執即欲是理執即理亦欲執利則著欲執命仁則著理故佛氏有事障理障麤細無明之說蹈襲此意聖人忘乎利同乎命渾乎仁無行不與正德利用厚生孰匪至教但落言語便多徑竇五霸之功名申韓管商之學術言利之害也佛老之荒蕩隱怪言命與仁之僻也其道與吾聖人非殊而所以立教異故得罪于聖人言不可不慎也不曰不言第曰罕言何也利不言其私而言其公命與仁不言其上而言其下不言則無述是以謂之罕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黨人以大稱夫子以無名稱大亦似知言者但以博學為大以無名由博學而憾之非也夫子雖訝其不相知亦喜其畧相似非之不可自任又不可故就其言漫應云爾執猶禮云執技以事上之執守也守一藝反博學也黨人謂博學不成名則守一藝可名也射御皆藝而御尤易執就黨人之言謪之而不貴藝不近名之意自見蓋黨人方以博學為大聖人以藝當學見道不在博而謂博學為大者非也名以藝成見德本無名而欲有所成名者非也君子不多豈以

博學爲大蕩蕩難名惟無名乃所以大耳周禮鄉三物二曰藝藝有六獨舉射御者御使人恭射使人正亦正心脩身之一事古人貴賤通用詩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如羿射王良造父御皆成名也此章與答子路浮海陳司敗大宰荷蕢之類語正而寛約而婉不强直而人悅服見聖人氣象

達巷巷之美稱凡篇中名字多因義起詳見互鄉章互鄉闕黨不美之名此黨人頗知言故命所居巷曰達

淮南子云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

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法得則馬和而歡○射詳第三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周旋中禮世俗人以爲反古違衆夫子言吾非欲違衆也如冕用絲非古而于禮無傷功且儉約可從則從之矣惟其有關于名分如拜上之類實難苟從焉得而不違衆此見聖人中和氣象從違斟酌不爽而通融順理無矯世負俗之意宜與先進於禮樂章同看亦無意必固我之一事也所以記于罕言大哉絕四之閒

麻麻布古無木棉績麻爲布古人麻冕絲屨麻地產絲天產泰象也冕冠之最貴者有五等說詳十五篇

顏淵問為邦章。古冕用三十升細麻布為之。八十縷為升。三十升二千四百縷也。古者布幅廣四咫。八寸為咫。則是廣三尺二寸。鄭康成謂四字積畫而成。當是三咫之誤。則廣二尺四寸。容二千四百縷。是每寸縷百也。細密難成。不如用絲功省。儉省也。絲純絲為帛也。絲細易。麻細難

禮。臣見君。有事於堂上。君賜。則臣降自西階下。北面稽首再拜。君使小臣辭。則升堂。又稽首再拜。乃成禮未有不下堂。輒拜堂上者。○周禮大祝辨九𢷤。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𢷤。六

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拜古拜字俯首屈躬交手曰拜稽頓空三者皆言首也振動吉凶三者皆言身也奇褒肅三者皆言手也稽叩也叩頭擊地也頓首頭著地不叩也空首頭懸空不及地也振動拜而戰栗也吉從容平等拜也凶哀痛迫切拜也一拜曰奇儀禮君荅臣拜之類不再也崇讓曰褒卽今鞠躬長揖也肅拜直躬端肅微下其手荅衆㓜之禮卽今婦女立拜也舊解厤未曉詳周禮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斷也不續曰絕猶周禮大祝九祭七絕之絕橫斷

也人心物欲係累無一息停若非當下斬絕終無已時毋戒也四毋者各絕之目四者之生如瓜瓞藤蔓相續不斷四者之毋如林風水月過而不有念起曰意期望曰必疑結曰固偏私曰我皆係戀之私情而理欲同出四爲心累即是心用凡夫以此累心聖人非離此爲心但各止于其所則意爲無意必爲不必固即不固我即無我如天地雨暘燠寒不時則恒而爲咎不恒則時而爲休絕者不恒也絕非枯槁毋非强制所謂無可無不可邵雍謂天根月窟閒來往此也恒情橫被四者羅織但能于起處即覺覺即毋一

卽一一絶而羅織盡解道書云不怕念起惟怕
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此也朱子云四者相爲終
始起于意遂于必畱于固成于我我又生意循環無
窮不能逐一毋則不能一切絶大學五傳始誠意諸
惡由意作也心如空鑒意從空起諸妄相續聖人寂
然不動則意根絶意絶則必固皆絶而無我之體現
必與固莫非意聖人用行舍藏素位不願外則必絶
不信不果惟義所在則固絶百念總歸一我聖人將
我身置在萬物羣中一例看不私耳目形骸則我絶
或曰聖人心同大虛焉得有是四者蓋言絶不得不

舉四四本凡情絕卽聖解禪語云但淨凡心別無聖解子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非意乎始吾於人聽言信行今吾於人聽言觀行非必乎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顏淵死哭之慟非固乎正己而不求於人我則異於是非我乎大抵著則理卽欲不著則欲卽理絕四不著也心非土木有意必固我不成天理無意必固我不成人心天理不越人心非如佛氏云我無一切心然後爲絕也或云必固可毋意我焉能毋得夫元氣元神非二也氣凝爲形神融爲虛也人執形骸爲窠臼則情識錮閉不執形骸則同體

虛無凡人死後還空聖人生同虛空何我之有意由心主只名爲心由知發名爲知意字从音在心上音湇也湇羹汁也如羹之沸于鼎又意醷也梅醬曰醷醞釀酸澀非淡然之味故名意若知至心正靜以待感何意之有或曰令人依四毋操心重增障累何也曰四者有無惟在絕與不絕凡夫攀緣不絕卽有聖人一絲不挂卽無所謂一絲不挂者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也若厭有離有則有日增執無求無則無愈遠聖人無諸所有卽有是無故四者之心在聖人分上名寂感在凡人分上名意必固我不言寂感言

意必固我者即凡表聖也或曰凡心何止四蓋虛靈爲陽陽數奇如三年學三月仁之類皆言善也邪暗爲陰陰數偶如屏四惡絕四毋之類皆言惡也或曰四時四德惡與曰四時之四統于春四德之四統于仁故四時爲五氣四德爲五常不定四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去聲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與天生德於予章並看見聖人不憂不懼不惑非託言自寬耳往聖獨舉文王夫子師文王者也孟子

[illegible]文王五百歲至于孔子聞而知之詩云文王之[illegible]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雝雝肅肅亦保亦臨大學之言敬止中庸之言純德皆本于文王其贊易本文王所演發揮十翼聞而知之皆此類也茲自指也不曰道德曰文承文王之文也典章曰文道德之顯著也道德不可見典章可見故六籍刪定莫非文也斯文者天之心命之府天之不欲喪斯文決矣後死者指自今將來死于文王之後者已與來學也死則不得刪定來學不得與聞而斯文遂喪矣天佑斯文

必無此事旣不欲喪斯文必存我以存斯文匡人其如之何哉畏匡在未歸魯之先行蹤不定故云將喪世有用我闡揚斯文以覲耿光世不宗予收拾斯文以貽不朽故曰在茲曰未喪也于桓魋言天生明已之必生也于匡人言後死明已之必不死也德成于生前故以生承天心論定于死後故以死比往聖本尼山布衣而自謂接統前王其自任之重如此在衆人非狂則僭矣子貢謂仲尼學文武本此孟子言達尊亦本此

匡衞地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陽虎曾

畏于匡匡人銜之夫子去衛適陳過匡弟子顏尅御

顏尅嘗與陽虎俱夫子貌似虎匡人誤以爲虎圍之

畏危也猶畏途之畏即孟子所謂有戒心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

天縱之將匠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

試故藝

大宰吳大宰嚭也多能如釣弋獵較辨海鳥識萍實

之類大宰所疑異者在多能因多能而擬聖其心疑

而見鄙故子貢首稱天縱將聖以決其疑言又多能

爲餘事以鄙其所貴也縱者篤厚之意縱使無限節多意也將猶殆也才足以將物而勝之曰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曰帥猶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之將將聖謂爲羣聖之統帥羣聖皆其偏裨而百家衆技皆其卒徒武庫器仗云爾故曰又多能也夫子聞人擬己難于自任而不拆衷又恐害道故不直斥大宰不知而云大宰知我乎乎者疑而未信之辭不言大宰見鄙而云我少賤無位不習大人之事求奉教于君子故嘗多能鄙事鄙事何足以當聖而君子者聖人之徒也道豈在多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得其本則該其

不多也此語可味云多乎哉不多也猶云不多乎哉
多也一即萬萬原一不多非寡鮮之謂道實未嘗有
一物也朱子謂三說以子貢之言爲盡果爾夫子何
必再言蓋多能即是下學聖雖生知乎能未有不學
而天自縱者道自不在多聖亦不廢學若謂聖由天
縱則學無用矣天縱又多能則能不待學矣將使學
者廢學以聖爲絕德以多爲先務故夫子以賤鄙當
多示不足貴也以多能由幼學明學不可已也以君
子爲不多明道有本不在藝也琴牢之言記者承多
能鄙事君子不多而類記之古本別爲一章朱子合

之亦可。而註則非也。子云者，琴牢述夫子之言也。試，用也。夫子嘗言人稱我藝，而我惟不用，所以爲藝。德成而上也，藝成而下也。大道不器，其取不窮，曲藝有方。其數易竭，使吾挾術以歷試于用，用無窮而術有限，何藝之能？吾惟不以藝用，則所用無非藝，卽多而不多之道也。昔人謂夫子智過萇弘，勇服孟賁，足躡郊菟，力扛城關，而技不稱，勇不聞，卽吾不試之謂也。又云愚人智少事多，動而必窮；聖人智多守約，舉[illegible]必榮，卽故藝之謂也。解者以不試爲不見用于世，以藝以徵少賤多能，甚無謂也。道本一貫，不用卽一一

故不測不測卽藝與下空無知空空意相通故類記

之子貢言將聖又多能此總此意所以爲億中

疏云當時唯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此吳大宰嚭

也左傳哀公十二年會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尋盟

公使子貢對以免又子貢嘗適吳故知此爲吳大宰

○說苑子貢見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曰不知何以事之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

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曰子增夫子乎對

曰夫子不可增也賜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

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

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莊周謂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爲友者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琴張卽牢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言道本易知聖人所不知卽愚夫所可知教者與學者脉脉相證自然神契見聞知解虛靈之障也聖人無知非謙是實語卽上章不多不試之意聖心

如空鑒無見聞知解先主于中學者以多識窺聖人挾見聞知解求正非莫逆之契曾不如樸然鄙夫不失其赤子之心易于開發也空本聖心無知之天鄙夫亦復無知空與空遇是謂空空如兩鏡交映同體無礙擊空曰叩如叩鐘叩戶鐘實無響室空無聞靜自聞聲虛自生響其指鄙夫凡空有徵合兩兩中藏端當斯空空之際我彼各有兩端鄙夫來問兩端方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聖心一神化兩彼叩我空我以空遇還復叩彼所謂啟其憤發其悱舉一反三便是兩端開如齊王不能解于孟子何擇之難是

靈扃暫閉孟子語以仁術王心戚戚則兩端立見兩者虛之鄂甲也果實甲皆兩以含生焉未叩如秋冬堅合生幾未達既叩如雷始發聲乎破甲拆湣沱遂分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有知愚覺無先後不虛之良聖凡非殊但能虛以待虛其應自妙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定其悟自禘教者非能指一物補問者而以虛[illegible][illegible]新竭矣問者未嘗受一物于教者而以虛受聽斷[illegible]矣所貴無知空空以此蓋聖人雖爲凡夫偏而良知一竅同爲道義之門闔則失兩啟則見端抱空而來矣牖不發藥空往叩靈鑰自啟教學所以相與于無相

與也陸子靜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游夏諸子見解多而中各有鄙夫之空聖人皆叩其兆兩不能虛受反謂聖人多知有臆據此無知既歸夫子則此鄙夫合屬顏淵其愚不可及也故其鄙不可及也有知之知見解識情耳無知之知廓然空明非知亦非不知以爲知者未離于知以爲不知者未離于不知此心此理自然而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是謂無知子思云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知無所知無所知知聖人不識不知亦復如是

道體惟一其端名兩不可則一空所舍也叩之斯兩空所分也故三才皆兩兩一相參至于巧曆不能算一陰一陽謂道天地之兩端也無可無不可謂時聖人之兩端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之兩端也夫子教子貢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合習數之兩端也兩端猶兩在易云上下無常周游六虛不可為典要故變化必兩而後見在天為寒暑晝夜在人為生死呼吸在物為雌雄牝牡在事為是非得失在學為上下本末顯微內外兩端即一貫一而兩兩而一混兮闢兮之道也乾知故一坤能故兩一闔一闢易

之門戶大道無方體聖人惡執一兩者中所自出也子莫執中舉一廢百大舜用中執其兩端中者兩之虛中以虛存老子云當其無謂之谷神謂之玄牝即兩者即其中虛所謂谷神不死者也谷牝皆兩象玄由牝出神由谷生是曰衆妙之門皆蹈襲聖言而敷衍其旨竭如叩罷響歇復于無聲穿空本初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古聖帝在位鳳鳥時至伏羲世河中有龍馬負封圖出皆聖人受命之符亘古所希覯而夫子所思若此其遠且大也然則三代以下中材之主何足

以塞厚望而況于春秋以還之君臣乎已矣夫夫者絕
望之辭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年已七十
有一是年夏齊陳恒弑其君夫子沐浴請討哀公與
三家不可於是始作春秋遂以獲麟終而請討之事
沒而不書已矣之歎其在茲時乎
說文鳳字从鳥凡聲鳳飛則凡鳥從家語云羽蟲三
百六十鳳爲之長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蟲經云雄曰鳳雌曰凰
其雛爲鸑鷟韓詩外傳云鳳之像鴻前麟後蛇頸魚
尾龍文龜身燕頷雞喙五色備出東方君子之國緯

書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illegible]
尾象緯又鳳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詘伸
色光彩冠矩周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行鳴曰歸嬉
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
又云鳳負信戴仁挾義膺文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
草不羣居不侶行淮南子云昔者二皇鳳至庭謂伏
羲神農也三代鳳至門謂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澤德
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帝王世紀云帝嚳
擊磬鳳凰舒翼而舞外史云少昊時有鳳鳥適至以
名官有鳳鳥氏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禮器云升中

于天而鳳凰降國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解者遂

謂舜時鳳儀文王時鳳鳴岐山按虞書云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言和氣致祥非必眞有鳳至庭也國語謂

文王鳳鳴岐山緣于周書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此周公謂召公不肯留佐我不聞德音云

爾非鳳鳴之謂也諸家之說大抵多附會漫錄以資

多識

河圖伏羲時河中地產大馬八尺以上曰龍馬背毛

色有斑點五十有五一六居後二七居前三八居左

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聖人觀象五爲參兩之合居中

爲數宗一居北中得五外成六二居南中得五外成七三居東中得五外成八四居西中得五外成九又二五居中之上下中得五外成十又二五合五爲孕五十五通計圖數實五十有五居中者主數居內者生數居外者成數偶者陰數奇者陽數奇偶相配生成相得皆自然之法象說詳周易或曰河圖王[illegible]聖有縣文似圖本尚書顧命天球河圖生解今觀聖言以與鳳鳥同稱明是龜龍之類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之重者以麤麻布爲之衣曰衰衣下邊曰齊不緝曰斬緝之曰齊不言斬者包舉也冕冠之貴者上曰衣下曰裳刺繡爲文章貴人之服禮大夫以上皆冕服見之謂夫子坐而見彼人過前彼人年長夫子自起雖年少亦必爲起作起也如夫子過彼之前必疾趨哀有喪敬有爵矜殘疾而改容也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聖人隨感順應可哀而哀可敬而敬從心應矩他人見或冥然罔覺或內有是心而外未必有是容或外爲僞容而內無實意惟聖人有感必通顯微無間故曰無行不與當與子食於有喪

餘詳見鄉黨篇同看

喪服衰有五一斬二齊三大功四小功五緦麻惟斬齊二衰爲父母之服制同但衣裳下邊母緝而父不緝父重而母微殺也衰以布一片長六寸博四寸綴衣當胸曰衰衰孝子摧毀也斬齊皆有正有義子于父母爲正臣妾于君父爲義斬皆三年齊有期杖有期不杖有五月有三月斬衰布初喪三升升八十縷共二百四十縷不成布三月旣葬卒哭後乃易以成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凡冠布細于衰布斬衰初喪冠布六升旣葬後以初喪冠六升布爲衰而冠布易

以七升。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七升。既葬衰七升。冠
易八升。禮所謂受也。大功八升。小功十升。緦麻四升
半。數反少功布者。功以上布縷不治。緦布則洗治其
縷細似朝服布。而升數減半耳。凡斬衰。子麻首絰。惡
竹杖。絞帶。冠繩纓。菅茅屨。齊衰。枲麻絰。削杖。冠布纓。
布帶。蔍蒯屨。
鄭玄解周禮冕衣裳五等。天子冕十二旒。衣畫龍山
雉火宗彝五。裳繡藻粉米黼黻四。共九章。是謂袞冕。
上公與天子同也。侯伯鷩冕。衣少龍山。畫雉火宗彝
共三。裳繡四。與前同。共七章。子男毳冕。衣少雉火。畫

宗彝而移裳之藻與粉米共畫于衣爲三而止絺繡
黻于裳共三章卿大夫玄冕衣玄色無畫惟裳繡黻
此鄭玄之說按虞書皐陶謨舜云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之語割强附合今用之其
實不盡通詳見周禮

顏淵喟(快)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學聖人有得而歸功于夫子也道本諸心達

諸萬事所謂一貫也徇象逐外其變無方反求諸己其本惟一學者外盡其事理之詳而內合乎中正之則耳目不蔽于外德性常主于中內外合顯微一下學上達聖人可學而至矣仰鑽瞻忽四者設喻聖道之神初入之難也三之字望夫子而言仰者冀也彌益也彌高窮隆無上也鑽探索也彌堅精密無內也瞻視象也前後變動無方也顏子初學卽知乎由上下莫匪神化見聖人生知安行直欲全體攙[illegible]與之方駕並驅蓋天資高材力勇如驊騮登峻歷險不知疏康莊之可遊也如鷹隼凌霄摩日不知下平林之

可集也。徒見道在聖人，而不求諸已，苦從入之無門，然後倪然服聖人之善教，循循有次第也。善誘方便引進也。不曰誨而曰誘，所以爲善也。旣欲指其向往，又恐迷其路徑，旣欲正其路徑，又恐阻其機緣，旣欲迎其機緣，又恐偏其好尚，良工苦心，感恩追念，故曰善誘。博文約禮，二者善誘之目。約四教而言也。道之著見者曰文。博謂多聞多見，好古敏求也。禮者履也。天理之儀節，根于心而履于事，五常百行，視聽言動，各有天則，可履也。以其散見于典籍，故曰文。以其會合于身心，故曰禮。文散曰博，禮耽曰約。故卽博可

見之禮約禮即約不見之文子所雅言詩書即文也執禮即禮也終日與言是博文克復四勿是約禮誦詩讀書精義窮理以會諸心而體諸事所謂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也其在四教博文即文也約禮即行也博我約我即忠信也我者已也君子求諸已萬物皆備於我矣顏子當初惟知注嚮夫子夫子教以反諸已博我以文非博夫子之文也約我以禮非約夫子之禮也道在邇而非遠功在已而非人教由夫子故善誘稱人學由自已故博約稱我于斯始信高堅前後不越尋常日用循循而誘亦循循而入雖欲止

而幾自不容已蓋夫子善誘二三子同也他人氣濁而累重誘之未必前顏子氣清而欲寡理順而機暢言無不悅語、曰不惰非眞有欲罷之心而實無强作之勞善誘使之然也竭盡也才力也顏子天材縱逸而聖教循循調伏使順軌而遡信步長途累時陵轢奔驟之氣潛銷默奪不見有氣鬼之可畏矣學記云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若夫子誘顏子乃爲由其誠盡其材矣彼徜怳識旣盡本來天眞斯現蓋大道不越目前向爲高堅前後故茫然失措自博約相尋秖覺日用感遇卽神化性命物物見則事事見

理是非不能惑利害不能搖小體不能蔽參前顧諟是曰所立隱而至見微而至顯是曰如有確乎不拔儼乎如在是曰卓爾此聖人三十以後五十以前下學功盡上達天德之境也欲思勉也從從所立也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末無也由入路也也已者化之之辭立者立于彼從則往而合之也蓋道本虛無誠著為有依傍文禮故成卓立從之者將使耳目盡化為文精神盡化為禮妙合而凝斯則不思不勉與聖同歸而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天人境隔凡聖路斷非文禮可及非博約

可用夫子無如回何而回亦無如卓爾何矣故曰未由也已雖然是乃眞從眞由也卽夫子所謂未見其止也造詣至此益然天眞出乎不扃之戶行乎無跡之途匪行邁而千里匪兀坐而安息正乃顏子所以終日從于夫子者也說者謂顏苦孔卓顏子生平不改其樂而末路反苦乎先儒詩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纔有蹊徑卽費跋涉欲從末由是顏子極樂境夫子善誘斯其至矣蓋道惟中庸德惟易簡愚夫可知可能卽聖人所不知不能執而不化卽同凡民若有所由依然仰鑽境上故曰知者見之

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皦一也博文約禮是應病與藥病痊藥除執藥反病顏子末由已自傾翻藥籠世儒更名顏卓將聖道作題目看誤天下蒼生多矣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末由也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立而不從非能者從而有由非從者末由而從從而末由千古一顏子欲從末由即是欲罷不能至處所謂默而識之與夫子無行不與處相逢在立卓時猶未忘見至此則見諦全忘方爲眞得夫子自謂無知謂回也屢空禪語云無一法可得是爲得法蹈襲此意顏子所以幾于聖

人世儒及謂顏子且住從容俟之何異說夢或曰顏子與聖人同與曰聖人從即是欲顏子欲之而從故一曰從心所欲不踰一曰雖欲從之末由有意無意化與未化毫忽之間耳此章歸美夫子曲成之恩如天地生物父母愛子無以復加所謂回也視予猶父予視回猶子回死曰天喪予此也末二語辭謙讓而旨微妙宛然聖人氣象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子疾病蓋失魯司寇之後昔為大夫有家臣今去位故無臣疾甚曰病門人夫子之門人子路同列求赤輩也使為臣恐其不諱治喪事也禮疾病使人扶病者體廢牀遷于地旣死夷于牀含襲斂殯主人昏迷不治事大夫以下委其臣士庶人委其親友禮扶君射人師僕人師大夫則家臣也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使門人為臣有二意一為以大夫喪視士庶加隆如子皐死襲用玄冕爵弁之類謂之大葬所以榮之也一為古人喪師無服臣喪主則義服斬衰三年

故使門人為臣如君之喪所以哀之也意非不厚然禮不豫凶事未死治喪非恥具之仁況聖人與天同視生死為晝夜貴賤如浮雲惟素位而行則生順死安大夫死葬以大夫士庶人死葬以士庶人此理也卽天也無妄曰天違天曰詐行詐曰欺誰指人也人皆知無臣誰為可欺理本無臣是欺天也生而欺天來者可補死而欺天長憾何窮死者人之大歸烏可欺也久矣哉者槩素行而言鹵莽妄作勇者之常不知而不關如嘗誨以知之故曰久矣無大夫之位僭有位之禮易師弟之實冒主臣之名當生死之際為

虛誇之事處師友之間無質直之心先未死之日豫凶喪之禮皆謂之行詐謂之欺天夫子指其甚者耳且所使爲臣者非他人即二三子也眞二三子豈不厚于假家臣何不卽以二三子喪我乃爲假臣以喪我乎此舉甚無謂也手謂遷尸含襲假人手寧願也葬以大夫有臣曰大葬葬以士庶人無臣曰小葬此世俗人所謂貴賤也然所謂葬者藏也使人弗見也先王因天制禮死者但勿暴尸道路隨分斂手足形懸棺而封骨肉亦歸于土唐杜甫云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此二三子所優爲也何必違天挾詐大葬

而後爲葬乎此又甚無謂也總之歸于詐而已矣死於道路言無人葬埋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胔皆謂死于道路者天下無有死而不葬之人禮各從宜貧而富葬賤而貴葬義不爲也死而不葬仁不爲也墨氏薄葬未嘗爲是佛氏荼毘夷狄之教矣故欺天大葬與死道路不葬正等昔人謂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楊虎璠璵甚于暴骨聖賢於生死之際順天時行況一息尚存豈苟焉而已所以知生則知死善死乃善生此章當與顏淵死門人厚葬章同看檀弓云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用三代之

禮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叨練設旐夏

也如此此則公西華行詐又甚于子路矣夫子與顏子

葬皆不得順天豈聖賢之素心乎

喪大記云疾病內外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

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

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

于男子之手○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

左君薨以是舉子路使門人爲臣欲夫子死于臣之

手以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九匵獨而藏諸求善賈古而沽

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春秋無邦夫子難仕子貢設譬微諷之非願夫子求仕也予禽嘗言求子貢亦非之此爲不欲韞而言耳良賈不易逢故曰求求則有願外急欲之意言待便允聖心矣故夫子決己不欲藏但從容以待可止則止可仕則仕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卽待意也天生美材本爲世用美玉韞藏則無爲用君子遯世則無爲故玉當沽士當出理也但求賈則玉輕求用則士賤矣幾適時而已韞藏也匱藏玉之匱坐販曰賈善賈猶言良賈能識至平價者也美玉須良賈沽賣也曰我

日者釋言已所以韞藏之故非為不沽而然也藏玉以待良賈守道以待明君豈為不欲仕乎世儒因此章遂謂夫子周流為仕非也為仕周流則求賈而沽矣夫子有救世之志實無求仕之心夫子仕必諸侯舉國委之乃可齊景公一言不用便接淅行魯三日不朝浩然長往衞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子西阻封迴轅適蔡孔圍攻疾退遽命駕當時欲善賈能沽夫子之王者亦罕矣車不停軌正為天下無地可容昔舜為匹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當時若不遇堯豈無媢嫉之者夫子尼山一布衣而心悅服從者

尋常行處三千人風聲赫奕君子傾心小人側目如麟鳳失所色舉而翔至於萍飄蓬轉乃所以明哲愛患知幾不俟終日者也顏子云夫子道大天下莫能容不容何害然後見君子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子之行藏非顏子孰能窺之故自言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浮海居夷往往發歎魯爲宗國三家之徒妒忌尤深至于末年嘗召乃返自歎吾衰其意可知矣所語荷蕢沮溺諸人皆旁便解釋一片隱腸千古誰語良貴不逢其然焉矣下章即以居九夷承之此記者測聖人之深

禮記子貢問玉子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之道也管子及說苑諸書往往有此語小異○周禮以玉作六瑞六器封建朝聘祭享用之故禮執玉不麻又曰執玉襲又曰執玉者不揮重之也○大戴記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曰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曰然出視

之鼠也謝不取○玉性寒耐火故易鼎之象取玉鉉

淮南子云鍾山崑崙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

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尚書傳堯致舜天下贈以

苕華之玉夏有琬琰周有天球春秋時魯有璠璵晉

有垂棘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玉雙曰瑴

角十曰區白玉曰瑳赤玉曰瓊色曰瑩美曰璿瑾瑜

聲曰玲瓏琤瑣瑝赤者如雞冠黃者如蒸栗白者如

豬肪黑者如淳漆○古文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

王加二曲于旁為亞音粟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

隸書加點王旁以別于王非古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者數之聚也。易數一三五相倚爲九。凡數極稱九如九天九垓九皐九河九重九泉九穀九成九合九思之類。非必十損一之謂也。夷易也。慢易無禮化外之稱。九言其種雜而地遠也。春秋世亂天下滔滔。五霸猖獗假禮義爲盜蹠。借衣冠爲羽毛。曾不如夷狄之無衣冠禮義爲愈。夫子所以思居夷而避此惡俗于不見不聞。寓言耳。陋荒僻也。或人不知夫子亦不暇深言。漫應曰。君子無地不可居。何荒僻之有。一陋求曲。都末吐露。解者謂用夏變夷。所居則化。與子路

聞喜何異聖人豈眞欲居夷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聖言多含蓄解者往往失之

風俗通曰夷者䑛也蠻者慢也戎者兇也狄者僻也皆殊俗之稱不定指何方而王制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解者遂謂九夷在東有九種据漢書東夷傳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為九又云玄菟樂浪高麗滿郎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為九范曄云東方之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昔箕子違殷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回頑囂之俗就寬畧之法故東夷柔謹異乎三

方。孔子懷憤欲居九夷。豈有感于箕子邪。按箕子故城在今遼東衞古平壤城。去島夷遠倭人。卽今之日本。其俗强悍。甚于南蠻北虜。何柔謹之有。甚不足据也。若執九種爲東夷而尚書云。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周禮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又云環衞服外。五百里。皆爲蠻服。環蠻服外五百里。皆爲夷服。明堂位又云。六戎五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皆參差不合。或又曰。東方有君子不死之國。鳳凰所潛。子欲從鳳嬉。尤爲無稽。大抵居夷卽浮海之意。若云居夷。非是東方之夷。不知浮海定

是何方之海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帝王盛世國史採詩樂師掌之諸侯羣臣獻之民間歌咏謂之風朝廷獻納謂之雅雅正也宗廟誦揚功德謂之頌頌誦也登諸歌工合諸八音協諸舞蹈皆謂樂樂聲也容也詩辭也志也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腔有聲無辭詩有辭無腔歌詠其辭鼓吹其音舞蹈其容而其志與言則存乎詩故詩爲樂章也詩正然後樂正凡詩不出風雅頌三體三體之詩皆可以爲樂歌在文武成康之世掌故完備及周滅東

遷舊典散佚孟子謂王者迹熄而詩亡雖有存焉者錯亂殘缺如三家歌雍亦由失所乘隙僭亂恬不知非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也夫子周流四方至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道既不行乃脩明六籍删詩定為三百十一篇分屬三經討其訛謬翦其浮淫敘其紊亂雅歸于雅頌歸于頌風歸于風郎今毛氏所傳古序蓋夫子手澤也然三詩獨言雅頌者何也朝廷燕饗樂歌以雅宗廟祭告樂歌以頌廟朝禮樂之大者風為鄉國之詩諸侯大夫小賓客聘享間用之惟二南文王之詩關雎鵲巢采蘩采蘋騶虞

之類射鄉用之其廟朝大事少有用者蓋禮樂以宗
廟朝廷爲先古序犂然但雅頌二詩易于混淆如周
頌臣工噫嘻本皆告廟之歌今朱子執爲戒農官其
辭似戒農官也閔予訪落小毖諸篇皆歌頌成王功
德于廟而朱子執爲成王自述其辭似成王自述也
凡若此類皆頌之似雅者又如小雅鹿鳴四牡黃華
常棣伐木以下雖皆樂歌秪可用之朝廷燕飲賓客
親戚朋友而不可用之郊廟如楚茨卽古釆薺與信
南山甫田大田皆思古以刺幽王本皆朝廷之雅而
朱子執爲力農奉祭之樂其辭亦相似也又如大雅

文王詠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詠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也綿詠文王之興由大王也而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鳧鷖守成也而朱子以爲繹祭之樂行葦忠厚也而朱子以爲祭畢燕父兄之樂凡此皆雅之似頌者然古序自明確而先儒尚爾迷惑況未正之先以衆人讀之其憒憒當何如故詩苟不經夫子刪如易不經夫子贊皆未易解也然雅頌正矣不言風風豈未正乎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不正何由洋洋但可言正而未可言得所何者正之以不正也詩亡而春秋作誰毀誰譽春秋之義與國風相終始

也國風首二南其爲掌故之舊乎未可知也邶鄘而下多東遷以後之詩非舊明矣十五國次第非舊又明矣王本雅而列爲風王室已同諸侯也魯本諸侯而無風魯自同於天子也豳本雅而附于先公之舊邦所以終二南宗文王反本思先而傷周公之衰也故詩亡於東遷之後春秋作于東遷之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國風不得與雅頌同得所道其實耳且魯以諸侯作禮樂而列諸商周二王之閒雖頌亦烏可盡爲得所乎聖人所以難于言詩也按夫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

年六十有八矣其季札觀周樂在襄公二十九年計
夫子生未十歲先五十九年所言雅頌次第與刪後
同世儒不譜左傳爲後人僞作而反疑詩序非古其
顛倒如此又何怪乎其改古序也嗚呼非頓悟通達
如商賜者誰與言詩乎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

大道精微不越易簡就常行處撿點虧欠者儘多恒
入心麤罔覺舍見在而騖高遠學所以荒也聖人生
知見道無盡學無盡尋常人事倒是精義入神如出

而在外國有公卿以卑事尊夫誰不然而細思之貴
賤相形人已相隔事使相待心跡之間或矜持未化
或隆殺失體或應對乏宜豈徒然奉承之必使上下
交際適得乎以卑承尊之道未容易也又如入而在
內家有父兄子弟事父兄夫誰不然而細思之孝親
敬長其道多端責任無窮百行之原自此始人皆有
父兄為人子弟而真能孝弟者幾是尤未容易也親
喪人所同而其事甚勞瘁始死三日不舉火水漿
三日不入口晝夜哭不絕聲三月不沐杖而後起期
而疏始蔬食菜果三年憂不飲酒不食肉寢苫枕塊

居倚廬不入內凡此皆人情所甚苦也雖非勉强可
幾然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何得
言不勉乎至于飲酒亦人之常然飲則必醉醉則亂
性而喪儀豈酒能困人人酗于酒爲所困而不自振
耳孰有能如禹之惡如周公之誥勿沈湎于酒者乎
盞飲不醉爲難醉不亂尤難三爵不識則舉止改常
欲温恭齊聖顯允令儀亦未易也四者皆非甚高難
行之事愚不肖可知可能即是聖人所不知不能而
其精粗顯微之間聖人所不能處與衆人所能處相
去天壤孟子云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衆人之

經德秪爲干祿信言秪爲正行哭死秪爲生者若內外合一顯微無間則中庸不可能矣堯舜之道惟徐行後長夫子謂無行不與空空無知以此大抵恒人道理生疎自謂無缺實不見缺聖人自謂未盡實是無盡所以下愚麤率之極上智精微之極聖凡于此彼分若但作謙而又謙則聖言爲欺誑矣聖人雖謙終無誑語

天子有公卿諸侯有卿無公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杜佑謂三夫爲公三孤爲卿與周禮六官共爲九卿外朝左九棘九卿

之位面三槐三公之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周衰官職紊亂諸侯僭王邑宰亦稱公矣故儀禮鄉飲鄉射有諸公此所謂公卿者諸侯爲公大夫爲卿也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鄉之公卿皆有爵秩而無官府者此言出則事者或此類耳尊貴之通稱非定指三公九卿也

○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起以上三事即喪事不敢不勉之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水曰川川流行曰逝如斯歎辭猶言何等也舍與宅舍之舍同息也言流行者若是乎曉夜不息也九字連綴成文聖人渾與道合觸目見眞即水而非水歎

道而忘道言水則著象言道則添足易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天行一刻停則造化毀羣生滅聖人與天至誠無息同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就目前指點共見者而言耳若論不舍何必川流人身以內爪生髮長脉動息換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呼吸至死不停天行一晝一夜一百八十萬里亘古如斯故天道惟陽而陰亦陽也化機惟動而靜亦動也故曰生生之謂易易者變也動也所謂逝者不舍也離萬物則無以見天萬物之往來不窮即天命也離萬事則無以見心萬事之屈伸不已即人心也故水即是

道見水卽見道然言逝者而不言來者何也逝卽是來易云往者詘也來者伸也尺蠖之詘以求伸也屈以求伸往以致來一順一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幾非兩也宇宙萬事萬物新新非故易每言彼往不言彼來往之所至卽成來千聖過影百年駒隙常情執而不化聖人所以露消息於逝者也

問宇宙有窮乎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是爲無窮然則無無窮有窮乎曰無窮亦復何窮是爲太虛虛含炁炁含靈天地是大虛中一點靈炁人物是天地中一點靈炁來則乘虛去則還虛萬事皆然人物

皆然天地亦然故道莫大于虛何以知之以人心知之人心即大虛也大虛無窮心量亦無窮天地在大虛中微渺耳人在天地中愈微渺耳而大虛不能越人心則是大虛小無內也小既無內大豈有外凡有大必有小有小大必有形無形則無小無小焉有大無大小焉論窮不窮盡不盡故曰大虛也此理不可由而但可知故聖人罕言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傷生之事非一好色則必死聖賢非畏死而後窒慾也脩德則自寡慾理與慾同出好德人之秉彝好色

亦人之恒情能遠色即是好德不好德只爲有慾故先儒云嗜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兩念相乘正念清冷如水邪念熾發如焚其究也一杯之水不能制車薪之火愛成而德虧矣未見有人能以理滅慾以私易公者故君子脩德當以生身立命之原視德而移其歆豔貪慕之念以好德斯好無不篤而德無不成矣天下寧有是人乎

自逝者以下六七章皆言進不可止之意好德如好色亦是幾不容已恒人好德一時偶合好色則死而無悔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塊下同）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學不論先後功不論淺深顧立志向往何如茍志不勇卽垂成之業敗乃塗地志勇雖平地爲高亦存乎我功宜進不宜止機在己不在人生平向善一念退轉譬如爲山將成秖少一簣此何難往而意怠思止卽止矣棄擲由己固非人所能阻也抑生平蹉跎一念自新譬如平地無因初覆一簣爲山雖遠而決計欲往斯往矣奮發由己又豈人能助乎成敗之相違甚遠而行止決于一念一簣之所託甚微而始終關

乎爲山故知功不可作輟而無恒者罔終道不可頻
造而欲速者不達志決則氣勇功漸則事成勿以善
小而不爲勿以功高而自足語云涓涓不息流爲江
河泰山雖高塵壤之積也聖言先止而後進者言止
以激人之進也荀子云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
丘而止吾已矣正義此意
簣作蕢瑰同禮曰蕢桴土鼓泥草爲鼓椎也下篇云
荷蕢負土者也孟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不至無用爲
塊也古塊作甴字書別荷蕢作荷臾是甴字之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昏怠也語之不惰猶終日言不違也與尋常策勵者異此言授受之際神解默識種子一落心田即長養發生如乾施坤受不停若此者惟一顏子蓋其神氣清明義理融洽天機鼓舞自然時習而悅恒人累重神昏是生急躁煩惱之病倦怠頹息之想惰如弱水不能浮芥學之蠹心之害也日新又新則生惡可已易曰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惰之謂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向往也止休息也與前章進止同或云止究竟也夫子惜顏子早死不及見其究竟未然蓋道無止境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終食不違乃不去仁不止正是進非但欲罷不能是進欲從末由尤是進纔不進卽非道夫子老將至猶進也死而後已焉得止至善雖可名止進自不得言止易道以艮爲止動靜不失其時此聖人用行舍藏之意顏子知幾與同夫子見之矣惜乎云者惜其早死也人方進而天殀之儻至六十未必不耳順儻至七十未必不從心用行則必有功業舍藏則必有作述必不至泯泯而已故惜之非惜其學未成也卓爾末由不爲不成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因上章不憤不止類記之聖人每以耕喻學言作則必成播則必穫也穀始生曰苗吐華曰秀結子曰實有矣夫者難必之辭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初貴有終志貴竟成雖有嘉種天施地生而力苟不繼鹵莽滅裂或始作而輟或半塗而廢或垂成而鮮終等雖不齊同歸于無成幾希雖存涵養不繼同于梏亡有爲者未可恃其在天遂忘其在人也保所已得而圖所未至庶幾與聖賢同歸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謂年少輩畏猶貴也言其年力有待可以爲聖爲賢也來將來也如今如聖賢今日也古者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夫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謂聞也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聖賢所甚貴也後生四十五十方來及時自勉則成其可畏苟蹉跎不學逮四十五十歲月悠悠老猶面牆所謂苗不秀秀不實亦復何畏之有言可畏以歆其進言不足畏以惕其止甚言學不可不早非謂五十以後遂不當學也晉鄒超云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强于斁後曾子七十以學聞于天下荀卿五十始遊

學。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蘇洵三十始讀書。幼而學如日月之光。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亦賢于瞑目無見者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釋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法語。法度之語。辭嚴義正。是非明白。理無可逃。雖桀傲者。焉得不服。從。猶服也。改。改行也。巽。風也。入也。微婉諷諭。如風入物。而物不覺。情無所拂。雖剛愎者焉得不悅。繹。與釋通。解也。既悅。則其機欲新。不解則其故未舍。悅而不釋。從而不改。謂既與之巽言。又與之

法語也悦爲繹機不釋者昏頑之至也從爲改路不改者傲僻之至也巽而又法則言者之術已窮不繹又不改則拒諫之志已決始不繹不改猶曰不知知悦知從又不繹不改此明知其非而自遂明知有善而不納陽諾陰背貌柔心險怙終已堅而吾說何由狡黠自用而忠言無補故學者必有喜聞過之心因其憤悱開導則機易入此初[illegible]求聞而但有心于拒諫飾非口耳聒聒如無根之木生意已死灌溉雖勤豈能回生立見枯槁耳故曰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解見學而篇

子曰三軍可奪帥去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氣之帥也志苟立矣天地鬼神應之況于人乎共姜婦人也誓死靡他父母不能奪而況烈丈夫乎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君子進德脩業莫先于立志朱註云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志不可奪上一句形下一句以甚言志不可奪可奪之非志也

三軍大國之賦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

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爲之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五百人爲旅旅有師下大夫爲之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司馬中士爲之五人爲伍伍有長下士爲之又小師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卽鄉遂家之數也家出一人無事居鄉則爲比旅族黨州居遂則爲鄰里酇鄙縣有事出則鄉遂皆爲伍兩卒旅軍師民卽兵也大國三鄉三遂共七萬五千家而三軍止用三萬七千五百人者民雖多而田不盡賦也

司馬法十六井為甸一百二十八家共出一車徒百人此惟有千里之封開方百萬井乃可辦孟子王制謂大國地方不過百里則司馬法為衰世兼併之數耳管子小匡篇三分齊國以為三軍萬人為軍教士三萬人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解者据司馬法蓋桓公之齊僖公之魯若太公周公百里之舊則容國而出亦不足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霍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至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衣之也敝壞也縕枲衣內曰縕古衣與裳殊袍即
今直身狐貉獸名其皮毛深宜裘衣之華美者也立
並立也恥恥貧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未足與議貧
富相形羨人之美麗恥己之貧陋凡民則然子路器
識高明不以服飾美惡攖心可謂大過人矣忮妒害
也求貪得也不嫉人之有而害之不貪人之有而求
之其心公其守固用此行己處人何往不善此二語
衛風雄雉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即誦此詩也凡詩曰
誦終身誦之者書紳之意終身不忘聖訓意非不善
而夫子謂是道何足以臧與前言頗異何也前所謂

臧者用此道行之漸進于大公後所謂不臧者執此道守之終止于一節道不貴一節而貴全體學不貴已能而貴未能道之大尚有進于不忮求而學之徹尚有甚于恥貧富者未可執此爲至于穀也忮求在凡民爲通病不忮求在學者爲常行不忮近仁不求近義而苟充類未盡則不忮止于無欲害人不求止于無爲穿窬之心人皆有之以爲絕德而終身自足豈得爲臧乎

學詩貴通達故可以興終身誦之執而不變便與風人之志違夫子抑子路誦詩與許子貢子夏言詩可

參看後章引唐棣聖人言詩迥出尋常意表

檀弓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之食爲二親負米於二百里外故其言志曰願衣輕裘與朋友共敝緼袍乃子路實蹟或云設辭美之非也

舊註緼枲著酌也謂以枲麻著袍中按玉藻云纊爲繭緼爲袍練繭爲綿曰纊纊著袍中曰緼敝緼袍舊綿衣也士喪禮註疏云新綿爲纊舊綿爲緼非必用麻也○爾雅云貍尼狐貒湍貈貉醜其足蹯其跡瓜紐貈卽貉也四獸相似詩云一之日于貉莫取彼狐

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語云千羊之皮不及一狐之腋狐腋下毛白以爲裘煖而輕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歲將暮而天氣凝寒也歲寒草木彫落而松柏不彫云後者對先彫者言也語云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荀卿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此章即甯武子知可及愚不可及之意主憂國危平日趨勢附利之徒落落星散惟有忠臣義士艱難共濟周旋不舍如宋室將亡百官逃散惟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數人所謂歲寒知松柏者也尋常

學問雖小人勉强爲善臨利害生死則盡棄其生平君子素位而行顛沛必於是松柏之心也有松柏而不養及乎霜降至繁華落荊棘滿庭使松柏獨秀非世道之福也有國家者知之在早耳

此章語法與川上相似聖人無擇言見不執象在川歎川見松柏歎松柏而意象渾合若水外更添道松柏外更添君子便不似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惑憂懼三者人心之通病也德不可僞爲必義理精明疑似不眩乃爲知必

安土樂天無惡于志乃為仁必自反常直利害不惕乃為勇名雖三德實惟一心不惑不憂不懼皆于念慮入微處體勘一毫未盡便虧全體有蔽斯惑有累斯憂有歉斯懼未可襲取也夫子四十不惑事理精融顯微合一方為不惑仁則守固行利勇則持志帥氣聖人生知自安行而勇不足言故知為先仁次勇又次不惑則自無憂不憂則自無懼懼甚于憂憂甚于惑孟子不動心之說本此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共學有志者也適道用功者也立擇善固守者也權從容中道者也人有志欲爲聖賢則皆可與共學然必精進勇猛如三省四勿日進不已方可與適道苟不行而坐謀猶未學耳然雖適道而未經歷試則守不定而廢于半塗必其利害不移以暫不二然後可與立所謂大人之事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夫子三十顏子竭才而始立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是謂大成然尚費矜持有適莫則不能比義有信果則不能時中時中之謂權權由秤得名秤之

稱物輕重無常因物順應而錙銖不差惟聖人不思不勉巽以行權而立不足言矣唐棣四語古逸詩棠棣花蕊攢簇並蒂開則反向外故曰偏其反詩義取花開蒂合以比人遠心近夫子引以譬權立迹遠而道同妙用存乎一心耳心之官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義精仁熟則左右逢源學者執情未忘毫釐之差頓成千里苟迷途一敵則上下一貫始信聖人不知不能卽愚夫可知可能何遠之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也無爲也言不思而得道之至也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云思而不學則殆以思無益言

思爲道之累也而孟子云思則得不思則不得與夫
子反詩意正同蓋以思學無思以慎思爲思所謂有
事勿正勿忘勿助化立爲權故曰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至於鬼神通之則天下何思
何慮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始可與權故曰何遠之有
○三千之徒凡在聖門者皆稱同學其間惟七十子
是聖賢路上人可與適道者也適道者中而已權卽是
中學之極至也坦然正路而旁岐小徑無數同在學
問內同此路上行而究竟千門萬戶衆人能當聖人
中道上立除却顏曾如雍賜由求輩卽不無小出入

至如曾子子夏之後變而爲吳起荀卿學孔子變而爲李斯豈不適道難保立不易也況于執中用權神化妙境可易企乎

銖兩斤鈞石曰五權造秤先權秤之垂者曰權平者曰衡權先設而衡依以爲平衡上之數有定而權無定遇則合而數自不可逃故衡以比常垂以比變衡似物理權似聖心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心爲甚談兵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思何遠之意漢儒有反常之說宋儒以爲害道故割唐棣以下別爲一章按聖人引詩本取反合之義他花開則分惟棣花開

反合猶弓弛向內張反向外故詩角弓與常棣皆言偏反以爲兄弟勿遠之比則此章仍合之其意始完繫于篇末爲道之極也權不泥常自不得不言反不言反常無以形權聖人用權本如常而常人見權則如反常人所可聖人無可則與可反常人所不可聖人無不可則與不可反聖人所行是道常人所執未爲非道但常人秪是立聖人始是權常人之權是秤之衡者聖人乃是秤之垂者如淫婦人不可見衡也聖人見之爲法天如叛臣召不可往衡也聖人欲往爲反正天下無道不當出衡也聖人周流爲避人又

如臣不當放主弑君衛也聖人放殺為撥亂男女不親授受衛也叔援嫂手為拯溺聖人軒天揭地行權皆道所當然時所宜然勢所不得不然賢人不敢行亦是道當然分量宜然規矩不得不然賢人學聖人行不得聖人自然如此行得孔子無可無不可責備伯夷諸人亦無可無不可則無一可矣是謂反常行權卽可與立不可與權之分顏子雖不得文禮曾子雖不得忠恕猶是未可與權況後儒以道學當題目著意做作與世路觚棱不相入並所謂立者亦非矣沉際神明默識存乎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

日思則得之記者繫之篇終明無以加也

唐棣卽常棣俗呼棠梨梨甘者曰棠澀者曰杜杜好生道旁本草云圓葉弱蔕微風大搖花同蔕十餘朶開則合併各蕊外向實子尖澀故名杜杜塞也澀也澀而多刺故詩以杕杜比無兄弟卽棣也梨甘而枝條稠順故詩詠常棣比兄弟相親也今人呼梨爲梨呼棣爲棠棃棃本棣枝接成故是共本

論語詳解卷九終